

人称代词“我们”在研究论文中 语篇功能的学科差异

汤 斌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6)

摘要: 汉语人称代词“我们”在研究论文中的语篇功能会受到不同学科影响, 呈现出不同的学科特征。本文旨在揭示“我们”在物理学与汉语语言学研究论文中语篇功能的学科差异。通过对比分析两个自建语料库, 发现: “我们”在物理学论文中的语篇功能主要体现为客观、有效地展示研究过程与步骤, 而在汉语语言学论文中则体现为凸显作者的独特见解与研究原创性。这些差异可以从学科的知识结构、知者结构两个方面得到解释。

关键词: 人称代词“我们”; 语篇功能; 学科差异; 知识结构; 知者结构

DOI:10.16739/j.cnki.cn21-9203/g4.2015.04.001

0. 引言

Swales (1990) 指出, 18 世纪与 20 世纪学术研究论文之间有一些明显的差别, 其中之一就是以第一人称作为撰写视角的论文已几乎不再出现^①。第一人称在研究论文中的逐渐消失与学术话语社团的规约有着密切的联系。之所以从“I”转变为“we”目的在于降低作者学术观点的自我本位性(egotistical), 提高论文的非个人性(impersonality), 从而增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亲密度, 使读者更容易接受作者的主体性地位(Quirk et al., 1985: 350; Swales, 1990: 114; 陈治安, 彭宣维, 1994: 31; Kuo, 1999: 133)。Kuo (1999) 认为, 在撰写研究论文时, 作者一方面要表明自己的研究对该学科领域的重要性与贡献, 同时也要用谦虚的态度吸引审稿人与读者以期获得他们的认可与接纳。每个话语社团对其话语的主题、形式、功能、话语的布局以及话语的作用都有着规范性的约定(Swales, 1990: 26)。不同的学科对应不同的话语社团且拥有自身对知识的定义与建构方法。学科差异会使论文作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建构自己的学术身份, 说服同行接受自己的观点。在汉语研究论文中, 作者通常使用人称代词“我们”指称自我。在不同学科的研究论文中, 人称代词“我们”会受到学科差异的影响, 发挥不同的语篇功能, 从而促成不同学术身份的建构。

1. 研究背景

有效的学术写作不是取决于写作的事实性与非个人性, 而是取决于作者对话语互动资源的使用(Hyland, 1994: 240)。作为重要的话语互动资源, 作者利用人称代词在语篇中建构了他所期待的作者与读者角色(intended writer and reader), 并鼓励读者取用语篇中建构的读者角色(Thompson & Thetela, 1995: 108)。正如 Kuo (1999) 指出, 人称代词在言语交际中指称了不同的参与角色, 并在一定程度上界定或体现了交际角色之间的关系。在研究论文中, 人称代词的使用揭示了作者如何与读者、学术团体建立关系并互动, 从而为自己建构起特定的学术身份。

学科差异渗透于学术话语写作的方方面面。Becher & Trowler (2001) 首先区分了硬科学与软科学; 前者通过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 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构建知识, 因而体现了非个人性、客观性; 在后者中, 研究者以前人的研究为参照系提出自己的观点, 通过循环递归的方式构建知识, 因而体现了个人主观性。Hyland (2001) 将人文、社会学科归为软科学, 自然科学归为硬科学。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文化、认知与知识建构的方式, 这些都对学术话语的写作产生了影响(Charles, 2006: 493)。

学科差异会影响人称代词“我们”在研究论文中

作者简介: 汤斌, 男, 讲师, 博士。研究方向: 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

的使用,促成作者建构与特定学科相对应的学术身份。该领域研究以往主要探讨了英语人称代词“we”在硬科学与软科学研究论文中的使用,如 Kuo (1999) 发现,在自然学科研究论文中,当“we”指称作者时,其语篇功能在于说明研究的步骤;而当“we”指称作者与读者时,其语篇功能在于预设共享的知识背景; Hyland (2001) 与 Charles (2006) 发现,“we”在软科学研究论文中的使用频率要高于硬科学; Harwood (2005) 发现,包含型“we” (inclusive-we) 在商务与管理学、经济学软科学研究论文中使用较多,而在计算机科学与物理学硬科学研究论文中使用较少。鉴于此,本文将探讨汉语人称代词“我们”在不同学科研究论文中使用的差异。研究问题如下:

(1) 汉语人称代词“我们”在物理学与汉语语言学研究论文中的语篇功能有何差异?

(2) “我们”在上述研究论文中语篇功能的学科差异如何从物理与汉语语言学的“知识结构”

(knowledge structure)、“知者结构”(knower structure)两个方面得到解释。

2. 研究设计

2.1 理论框架

Halliday & Hasan (1976) 提出,人称代词“we”既可用于外指(exophoric reference),也可用于前指(anaphoric reference)。在我们收集的汉语研究论文中,“我们”通常发挥外指功能,即人称代词“我们”的参照点不在语篇内部,而在语境之中。Bolinger (1979) 指出,人们不能简单地将指称意义赋予人称代词,人称代词的指称取决于语境(转自 Muhlhäusler & Harré, 1990: 54)。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对“我们”外部指称意义的确定。在例(1)中:

(1) 我们在这间屋里不吸烟。

当有人向说话人递烟时,但说话人不想在这间屋里而是想换个地方吸烟,此时“我们”仅指说话人;而当说话人看到某个人想在这间屋里吸烟并想阻止,此时的“我们”既包括说话人,也包括听话人。根据不同的语境,人称代词“我们”的指称意义分为两类:排斥听话人、仅仅指说话人(exclusive-we);包含听话人与说话人(inclusive-we) (Halliday & Hasan, 1976: 50; Bolinger, 1979; Quirk *et al.*, 1985: 350; Kuo, 1999; 黄国文, 1999; 何兆熊, 2000: 65)。

2.2 研究步骤与语料

为了揭示汉语人称代词“我们”在物理学与汉语语言学研究论文中的使用差异,我们首先找出语料中的人称代词“我们”,并计算出它们在不同语料中的使用频率。与此同时,我们再统计出作者自我指称“我”和“笔者”的使用频率,并与“我们”在不同语料中的使用频率进行对比。然后根据以上定义,我们将语料中的人称代词“我们”区分为排斥型与包含型两类,并总结出它们各自在研究论文中的语篇功能。通过对比这些语篇功能在不同语料中的使用比例,找出人称代词“我们”语篇功能的学科差异。最后,我们从学科的知识结构、知者结构两个方面讨论人称代词“我们”语篇功能学科差异的形成原因。

本研究中的语料为学术期刊研究论文,来源于两类对比学科:物理学(自然学科)、汉语语言学(人文学科)。语料分为两组,分别选自中文核心期刊《汉语学习》与《大学物理》。《汉语学习》与《大学物理》体现了较为典型的专业学科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选择它们作为物理学与汉语语言学语料的来源。第一组语料由《汉语学习》2011年第1、2期中所有独立作者完成的论文构成,约136861字;第二组语料由《大学物理》2012年第1至12期中所有独立作者完成的论文构成,约154713字。我们注意到, Kuo (1999) 与 Hyland (2001) 在研究中使用的语料没有区分独立作者或是多位作者的研究论文。Hyland (2001) 发现,尽管语料中大部分论文是多位作者合作完成的,但“we”的使用主要是为了达到特定的语用目的。为了凸显“我们”的语用意义,我们在研究中只选择独立作者完成的论文作为语料。

3. 结果与讨论

3.1 “我们”与“we”在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研究论文中的使用对比

如表1所示,当“我们”指称作者本人或作者与读者时,“我们”在汉语语言学中的使用频率均略高于物理学:

表1 “我们”每万字使用频率

语料来源	《大学物理》	《汉语学习》
“我们”指称作者	7.5	10
“我们”指称作者与读者	1.2	2.9
总使用频率	8.7	12.9

这一结果与Hyland (2001)、Charles (2006) 的统计结果一致：Hyland在其收集的120篇人文学科研究论文与120篇自然学科研究论文中发现，当指称作者时，“we”在人文学科中每篇论文的使用次数（12.9）多于自然学科（8.7）；在Charles的语料中，“we”的指称对象包括作者本人、作者与读者组成的共同体，统计发现“we”在人文学科政治学研究论文中的每十万字使用频率（13.2）高于自然学科材料学研究论文（7.0）。之所以“我们”在自然学科中的使用低于人文学科，是因为论文作者希望通过忽略个体在研究中的作用凸显研究的对象、研究的可复制性与研究发现的普遍意义（Hyland, 2001: 216）。

在英文研究论文中，作者的自我指称（self-mention）通常可分为复数“we”（we/us/our）与单数“I”（I/me/my）（Kuo, 1999; Hyland, 2001; Charles, 2006）。在我们收集的语料中，汉语作者自我指称通常也用复数“我们”，但单数形式不用“我”而使用“笔者”，如：

（2）笔者认为，文献 [1] 的主要观点是错误的，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实际。（《大学物理》）（蔡志东，2012: 27）

Hyland (2001) 发现，在硬科学独立作者研究论文中“we”的使用频率远远超过单数人称代词“I”，而在软科学中“I”的使用频率却超过了“we”。Charles (2006) 的统计结果验证了Hyland的发现：在自然学科材料学中“we”与“I”的使用频率分别为7.0、0.7；在人文学科政治学中“we”与“I”的使用频率分别为13.2、19.0。这一结果与“我们”在汉语研究论文中的使用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如表2所示：

表2 作者自我指称每万字使用频率

语料来源	我们	笔者	我
《大学物理》	8.8	0.9	0
《汉语学习》	12.9	0.7	0

在《大学物理》语料中，“我们”的使用频率（8.8）超过“笔者”（0.9），与“we”在英文自然学科语料中的使用相似；在《汉语学习》语料中，“我们”的使用频率（12.9）同样超过“笔者”（0.7），但在英文人文学科语料中“I”的使用明显超过了“we”。

3.2 “我们”的语篇功能

在研究论文中，人称代词“我们”既可以指称作

者，也可以指称作者与读者或其他学术同行组成的团体。当“我们”指称作者本人时，其语用意义是增强作者学术观点的非个人性特征与权威性，从而在学术论证中既减少了作者的主观介入，并提示了作者的研究步骤或观点的重要意义（Hyland, 2001: 217）。人称代词“我们”指称作者本人时发挥的语篇功能可总结为表3：

表3 “我们”指称作者本人时的语篇功能

简称	语篇功能 (Discourse Function)
DF1	解释、说明作者的研究过程与步骤
DF2	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或方法
DF3	说明研究目的
DF4	展示研究结果
DF5	表明作者对结论的承诺
DF6	对比观点与研究方法
DF7	表达研究期望

（3）在下面的运算中我们将看到，对于束缚态，当量子数有限时，量 $F_n(t)$ 是复数，因而不能用数量描述轨道或者一个粒子的运动。（《大学物理》）（李凤敏，2012:11）

（4）……因此，我们认为这类“叫/让”句是个构式。（《汉语学习》）（刘宗保，2011:60）

（5）在本文中，我们要进一步建立矢量场的散度在运动空间区域中的体积分随时间变化率的严密理论，……。（《大学物理》）（罗凌霄，2012:8）

（6）根据式（20），我们还可以得出计算标量场 u 在变化的空间区域中的体积分随时间变化率的计算公式。（《大学物理》）（罗凌霄，2012:11）

（7）我们相信，如能认清并把握好这两者的关系，将会带来综合课教学理念的变化和教学方法的变革与创新……。（《汉语学习》）（李绍林，2011: 79）

（8）但刘文认为话语标记“不是”有引发和应答两种功能，……，这与我们的看法有很大差异。（《汉语学习》）（殷树林，2011:42）

（9）我们相信随着更多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的发现、整理和出版，这一领域的研究也会日

趋繁荣和深入。(《汉语学习》)(刘春兰, 2011: 103)

如以上例句所示, 例(3)中的“我们”解释、说明了作者的研究过程与步骤; 在例(4)中, 作者通过使用“我们”, 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 体现了研究的原创性; 在例(5)中, “我们”的语篇功能在于说明作者的研究目的; 在例(6)中, “我们”用于展示作者的研究结果; 在例(7)中, “我们”的语篇功能在于表明作者对其结论的承诺; 在例(8)中, “我们”用于对比作者与其他研究者的观点; 在例(9)中, “我们”发挥的语篇功能是表达作者对将来的研究期望。

根据 Hyland (2001, 2005) 的观点, 包含型“we”是将读者最为鲜明地建构为语篇参与者方式之一。包含型“we”在语篇中加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 使读者更能融入作者的讨论 (Harwood, 2005: 347; Kim, 2009: 2087)。之所以能提高读者在语篇中的参与度, 是因为包含型“we”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了“团体内联盟”(in-group membership) (Cutting, 2001: 1207), 即实现了作者将读者建构为“自己人”的交际效果。在汉语中, 包含型“我们”同样具有“团体内联盟”的语用意义, 并且以此为基础发挥不同的语篇功能。当指称作者与其他话语参与者共同组成的团体时, “我们”在汉语研究论文的语篇功能可总结为表4:

表4 “我们”指称作者与读者时的语篇功能

简称	语篇功能 (Discourse Function)
DF8	使命题合理化
DF9	预设共享的知识背景
DF10	征求读者的意愿与合作

(10) 有了这一层认识, 我们于是可以理解, 为什么汉语的常规宾语位置比较排斥人称代词宾语, 排斥较短音节的宾语, …… (《汉语学习》)(张伯江, 2011: 8)

(11) 从逻辑上我们知道, 改变相同的物质状态应当付出同样的代价, …… (《大学物理》)(蔡志东, 2012: 30)

(12) 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大多数球类竞技体育器材以及空竹都制作为空心的? (《大

学物理》)(于凤军, 2012:21)

如以上例句所示, 例(10)中的“我们”指称作者与同行读者组成的团体, 通过将作者提出的命题作为本专业同行之间的共识, 使该命题更为合理化; 在例(11)中, “我们”的“团体内联盟”语用意义预设了作者与读者拥有相同的知识背景; 在例(12)中, “我们”的语篇功能在于征求读者的意愿与合作, “我们”的“自己人”交际效果使读者更为愿意配合作者的指令与安排。

3.3 “我们”的语篇功能对比

根据“我们”在研究论文中的语篇功能定义, 我们分别对两组语料进行了统计分析:

表5 “我们”指称作者时的语篇功能分布特点

语料来源	DF1	DF2	DF3	DF4	DF5	DF6	DF7	总数
《大学物理》	93 (79%)	5 (4%)	2 (2%)	17 (15%)	0	0	0	117
《汉语学习》	51 (38%)	33 (24%)	4 (3%)	21 (15%)	4 (3%)	22 (16%)	2 (1%)	137

表6 “我们”指称作者与其他话语参与者时的语篇功能分布特点

语料来源	DF8	DF9	DF10	总数
《大学物理》	3 (15%)	16 (80%)	1 (5%)	20
《汉语学习》	35 (87.5%)	5 (12.5%)	0	40

如表5所示, 《大学物理》语料中DF1的使用比例(79%)超过《汉语学习》(38%), 说明“我们”更多地用于客观地展示作者的研究过程与步骤。Kuo (1999) 也发现, 当“we”指称作者本人时, 其语篇功能主要是说明研究的步骤。如上文所述, 与英语人文学科研究论文不同, 在汉语中“我们”的使用频率超过了作者的个人指称“笔者”, 而且由表5可知, “我们”还发挥着重要的语篇功能。《汉语学习》语料中DF2的使用比例(24%)远远超过《大学物理》(4%), 说明“我们”更多地用于阐明作者的独特见解; 《汉语学习》语料中DF6的使用比例(16%)远远超过《大学物理》(0%), 说明“我们”更多地用于对比作者与其他研究者的观点, 从而凸显作者研究的原创性。

如表6所示, 当指称作者与其他话语参与者时, “我们”在《大学物理》语料中DF9的比例最大(80%), 多用于预设作者与读者拥有相同的知识背景, 从而更

好地将读者融入自己的研究过程，使读者更好地跟随自己的思路、参与自己的论述。这一结果与Kuo(1999)的发现一致，说明“我们”、“we”在自然学科研究论文中的主要语篇功能均是预设共享的知识背景。“我们”在《汉语学习》语料中DF8的比例最大(87.5%)，用于使作者提出的命题更为合理化。此时作者提出的命题通常为新的观点或是结论，如：

(13) 尽管这只是数量有限的被调查学生的一种主观判断，但仍能为我们积极开发隐性课程提供一些参考。(《汉语学习》)(黄晓颖, 2011:83)

(14) 综上所述，近年来国内对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的的研究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拓展，不仅加深了我们近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的认识……(《汉语学习》)(刘春兰, 2011:103)

在例(13)中，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例(14)中，作者给出了论文的结论。新的观点与结论均为作者的个人见解，人称代词“我们”使作者的主观判断转变为同行之间的共识，增强了作者观点与结论的合理性。

综合表5、表6的分析结果，我们认为，人称代词“我们”在《大学物理》语料中的语篇功能主要体现为客观、有效地展示作者的研究过程与步骤，而在《汉语学习》语料中“我们”的语篇功能主要在于凸显作者的独特见解与研究的原创性，使作者的结论更为合理化。

3.4 讨论

3.4.1 知识结构与人称代词“我们”的使用

自然学科、人文学科分别对应Bernstein(1999)提出的“等级知识结构”(hierarchical knowledge structure)与“水平知识结构”(horizontal knowledge structure)。等级知识结构旨在生成概括性与整合性不断增强的理论，从而将底层的知识整合进新的知识体系中(Bernstein, 1999: 162)。水平知识结构由一系列相互间独立的专业化知识构成(Bernstein, 1999: 162)。这些专业化知识拥有各自的专业化语言以及各自的专业探究模式、文本生产与传递的专业标准。

与水平知识结构相比，等级知识结构更注重知识本身的客观标准与发展规律，而忽略研究者个人的

主观解读；与等级知识结构相比，水平知识结构更注重研究者个人对于知识的解读与独特视角。正如Hyland(2001)指出，硬科学中的论文作者会通过对一些控制变量的精确测量、系统分析，建立科学研究的经验统一性(empirical uniformities)。减少研究者个人的主观介入、建立研究经验统一性体现了等级知识结构对于知识本身客观标准与发展规律的重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物理学(自然学科)中的使用频率低于汉语语言学(人文学科)中的使用频率、为什么“我们”在物理学中的使用频率超过了研究者的个人指称“笔者”。汉语语言学对应水平知识结构，强调研究者个人的主观视角，因此“我们”的使用均超过了物理学。

作为等级知识结构，自然学科(如物理)强调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既然客观的科学规律在现实中已经存在，研究者则需要排除个人的主观判断，让事实说话。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大学物理》语料中的语篇功能主要体现为展示作者的研究过程。与之相反，水平知识结构(如汉语语言学)强调研究者在科学研究中的主体性地位。由于水平知识结构在客观世界中很难找到指示物，因此在没有客观世界验证的前提下知识的生成主要取决于研究者的“视角”(gaze)(Bernstein, 1999:165)。这就为不同理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汉语学习》语料中“我们”的语篇功能主要体现为凸显作者的解读与研究的原创性。

3.4.2 知者结构与人称代词“我们”的使用

学科之间的差异既体现为不同知识结构之间的差异，也体现为研究者在知识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即不同的知者结构。以等级知识结构为特点的自然学科强调知识建构的科学步骤与方法，忽略知识建构主体的特点，因此对应水平知者结构(horizontal knower structure)；以水平知识结构为特点的人文学科强调知识建构主体拥有理想的认识倾向，因此对应等级知者结构(hierarchical knower structure)(Maton, 2007: 91-93)。在水平知者结构中，知识建构主体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而在等级知者结构中，知识建构主体依据理想知者的标准划分成不同的等级。换言之，自然学科更多的是凸显知识，而人文学科凸显的则是“知者”(knower)。

物理学体现了水平知者结构，研究者凸显了研究的科学步骤与方法。研究者之间之所以是平等的关

系是因为他们各自的主体性是被忽略的,研究者的学术身份是一位运用客观的科学步骤与方法从事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因此在研究论文中他的任务是向读者客观地、科学地展示其研究。或者说,此时的研究者在论文中担任“向导”(guide)角色(Tang & John, 1999:S29),他们的“作者身份”(authorial presence)是被忽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大学物理》语料中的语篇功能主要体现为展示作者的研究过程。在汉语语言学中,研究者凸显了自身主观视角的重要性,而且他们还按照理想知者的标准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因而体现为等级知者结构。由于每个研究者都想确立自身知者的地位,所以他们在论文中会设法凸显自己的解读与研究的原创性。此时的研究者主要担任 Tang & John (1999: S29) 所提到的“原创者”(originator)角色,因此他们的主体性与作者身份是被凸显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汉语学习》语料中的语篇功能主要是阐述作者的解读与强调研究的原创性。

在汉、英人文学科研究论文中,研究者对知者的建构方式存在差异。如《汉语学习》语料所示,“我们”的使用频率超过了“笔者”,但在英语人文学科研究论文中“I”的使用频率却超过了“we”(Hyland, 2001: 217-218; Charles, 2006: 505)。与“笔者”相比,“我们”在体现作者研究原创性的同时,更强调了作者作为知者的权威性;与“we”相比,“I”更凸显了作者作为知者的原创性。

4. 结论

本文探讨了汉语人称代词“我们”在物理学与汉语语言学研究论文中语篇功能的学科差异。我们发现:在物理学研究论文中,人称代词“我们”的语篇功能主要体现为客观、有效地展示作者的研究过程与步骤,而在汉语语言学研究论文中,“我们”的语篇功能主要体现为凸显作者的独特见解与研究的原创性。人称代词“我们”在物理学研究论文中的作用与英语人称代词“we”在自然学科中的使用较为相似——它们的作用均为减少研究者个人的主观介入,凸显研究的客观性;在人文学科中,它们的使用存在明显的差别——在汉语语言学研究论文中研究者通过“我们”建构自身的知者身份,而在英语人文学科研究论文中研究者通常使用“I”建构知者身份。人称代词“我们”在不同学科中的语篇功能差异与学科之间知识结构的

差异、知者结构的差异密切相关。学科之间的差异使研究者在不同学科的研究论文中建构了不同的学术身份,学术身份的建构又依赖于研究者对语言资源的使用。这一过程展示了学科差异、学术身份与语言使用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

注释:

- ① 相对于早期的英语学术论文(如书信体论文),现当代论文中“I”的使用明显减少(Swales, 1990: 114)。即便如此,“I”仍然在使用。不过,其功能通常只局限于元话语功能,如指明论文的目的、说明研究的步骤、陈述研究结果等(Tang & John, 1999: S29),而且“I”的使用主要集中于“软”科学领域,如人文与社会学科等(Hyland, 2001: 216; Charles, 2006: 505)。在我们收集的汉语学术期刊论文语料中,所有论文均没有使用第一人称“我”指称作者本人。

参考文献:

- [1] Becher, T. & P. Trowler.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2nd ed.) [M]. Buckingham: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36.
- [2] Bernstein, B.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scourse: An Essay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9, 20(2): 266-279.
- [3] Bolinger, D. Pronouns in Discourse [C]. T. Givon. Syntax and Semantics 12: Discourse and Syntax.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289-309.
- [4] Charles, M. The Construction of Stance in Reporting Clauses: a Cross-disciplinary Study of Theses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6, 27 (3): 492-518.
- [5] Cutting, J. The Speech Acts of the In-group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1, 33(8): 1207-1233.
- [6] Halliday, M.A.K. & R. Hasan. Cohesion in English [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76: 50.
- [7] Harwood, N. We Do Not Seem to Have a Theory... the Theory I Present Here Attempts to Fill This Gap: Inclusive and Exclusive Pronouns in Academic Writing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5, 26(3): 343-375.
- [8] Hyland, K. Hedging in Academic Writing and EAP Textbooks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994, 13(3): 239-256.
- [9] Hyland, K. Humble Servants of the Discipline? Self-mention in Research Articles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01(20): 207-226.
- [10] Hyland, K. Stance and Engagement: a Model of Interaction in

- Academic Discourse [J]. *Discourse Studies*, 2005, 7(2): 173-192.
- [11] Kim, C.-K. Personal Pronouns in English and Korean Texts: A Corpus-Based Study in Terms of Textual Interact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9(41): 2086-2099.
- [12] Kuo, C.-H. The Use of Personal Pronouns: Role Relationships in Scientific Journal Articles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999, 18(2): 121-138.
- [13] Maton, K. Knowledge-knower Structures in Intellectual and Educational Fields [C]// F. Christie & J.R. Martin. *Language, Knowledge and Pedagogy: Functional Linguistic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Continuum, 2007: 87-108.
- [14] Mühlhäusler, P. & R. Harré. *Pronouns and People: 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nd Personal Identity* [M]. Oxford/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1990: 54.
- [15] Quirk, R.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London: Longman, 1985: 350.
- [16] Swales, J. *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6, 114.
- [17] Tang, R. & S. John. The “I” in Identity: Exploring Writer Identity in Student Academic Writing Through the First Person Pronoun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999(18): S23-S39.
- [18] Thompson, G. & P. Thetela. The Sound of One Hand Clapping: the Management of Interaction in Written Discourse [J]. *Text*, 1995, 15(1): 103-127.
- [19] 蔡志东. 惯性质量确实与速度有关 [J]. *大学物理*, 2012(3): 27-31.
- [20] 陈治安, 彭宣维. 人称指示语研究 [J]. *外国语*, 1994(3): 28-34.
- [22]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65.
- [23] 黄国文. 言语交际中的指示人称代词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9(1): 47-49.
- [24] 黄晓颖. 对外汉语教学中隐性课程的开发 [J]. *汉语学习*, 2011(1): 81-86.
- [25] 李凤敏. 非线性振子的矩阵元及其经典近似 [J]. *大学物理*, 2012(5): 11-16.
- [26] 李绍林. 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要素和言语技能的关系 [J]. *汉语学习*, 2011(1): 73-80.
- [27] 刘春兰.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研究综述 [J]. *汉语学习*, 2011(2): 98-105.
- [28] 刘宗保. 警告义构式“叫/让”句探析 [J]. *汉语学习*, 2011(2): 60-67.
- [29] 罗凌霄. 矢量场的散度在运动空间区域中的体积分随时间变化率的严密理论 [J]. *大学物理*, 2012(2): 8-12.
- [30] 殷树林. 说话语标记“不是” [J]. *汉语学习*, 2011(1): 36-45.
- [31] 于凤军. 马格努斯效应与空竹的下落运动 [J]. *大学物理*, 2012(9): 19-21.
- [32] 张伯江. 汉语的句法结构和语用结构 [J]. *汉语学习*, 2011(2): 3-12.

Disciplinary Variation in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1st Person Plural Wo Men in Research Articles

Abstract: Discourse functions of the Chinese 1st person plural Wo Men (we or us) in research articles (RAs) can be affected by different disciplines, displaying discipline-specific features. This article aims at discovering the variation in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Wo Men in RAs of physics and Chinese linguistics. Based 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self-collected corpuses, we find that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Wo Men in physics mainly serve to demonstrate the research process and procedures in an objective and efficient manner, whereas those in Chinese linguistics mainly serve to foreground the author's unique views and the originality of the research. These differences can be explained from disciplines' knowledge structures and knower structures.

Key Words: 1st person plural Wo Men; discourse function; disciplinary variation; knowledge structure; knower structure